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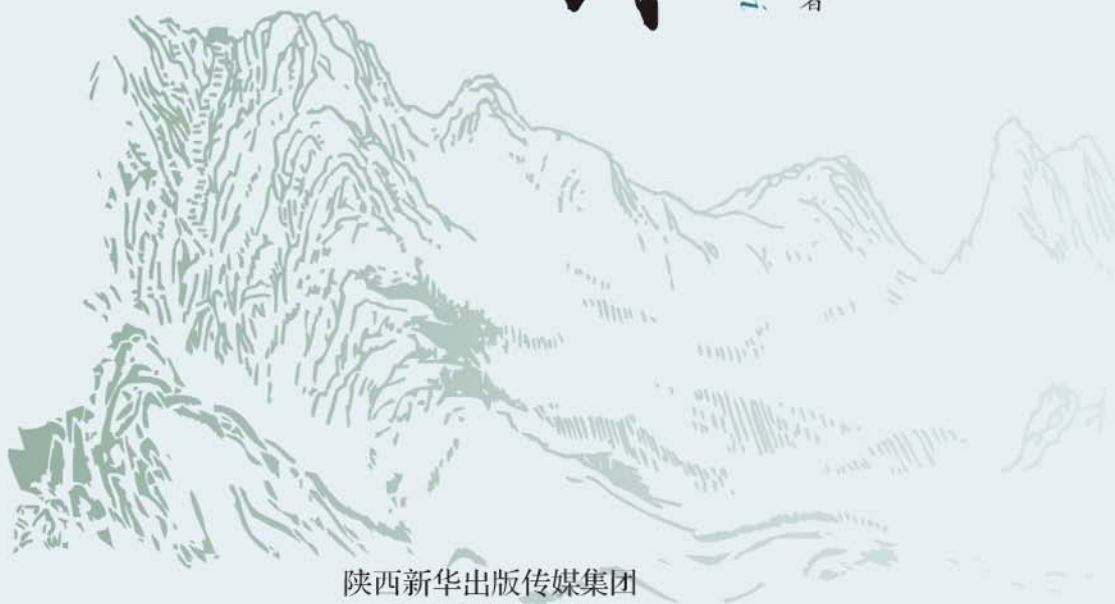
集

山里

山外

Shan Li Shan Wai

唐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公路交通文学作品集编委会

主任：张力峰

副主任：丁 晨 蒲力民

编 委：董邦耀 刘 峰 宁颖芳
周迎春 杜延军 王 惠
文 剑 王玉平

主 编：王 惠

副主编：王玉平



唐毅 笔名子月，1968年8月出生于陕西汉中。毕业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曾在部队服役二十年，历任战士、排长、政治部宣传干事、政治指导员、政治部秘书、政治教导员等。2005年转业安置于陕西省西安公路管理局，先后从事秘书、路政管理、治超管理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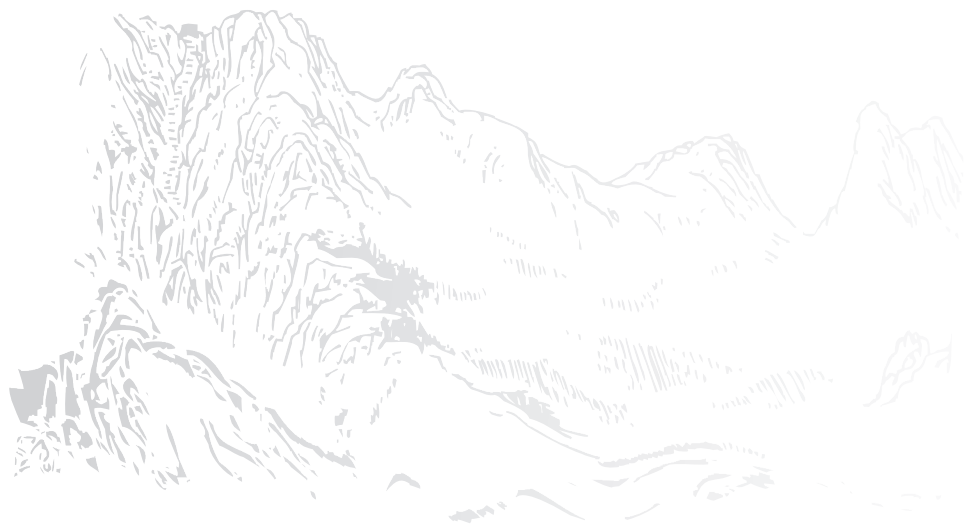
散文集

山里

山外

Shan Li Shan Wai

唐毅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山里山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大32开 6印张

字 数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对换

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

高建群 序

高尔基和列夫·托尔斯泰曾有过一次晤面。那时托尔斯泰已经很老很老了，像他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那棵老橡树一样苍老，笨拙，疲惫。而高尔基当时还很年轻，一位身穿水手装，身上散发着海洋气氛的流浪者，一位被我们称之为文学青年那样的年轻的梦想家。那时他还不叫高尔基。

当托尔斯泰听完这位唐突的拜访者讲述他的苦难的人生经历后，老人热泪盈眶，他先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十字，说：“圣母呀，你是一只无底的杯子，承受着世人辛酸的眼泪。”接着，他对来访者说，“在拥有了这些经历之后，孩子，你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

这位来访者后来成为一位大作家，成为苏维埃文学的奠基者。从那时起，他把笔名叫作高尔基，也就是俄语“苦难”的意思。

我所以说起开头这个俄罗斯文坛的著名掌故，是因为这些日子，有好几位写作者来找我，拿着他们写的书，要我为书写个序言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一些有点才气、有些阅历的人，当然，较之高尔基所承受的大苦难，他们还都风平浪静地生活着，只是在家门口的池塘里扑腾两下，然后上得岸来，便发一声“曾经沧海”的感慨而已。但是，情形很相似，都是试图以文学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释

放自己能量的人。

所以我想到了上面这个文坛掌故。

《山里山外》这本书的写作者叫唐毅，一位在山里长大，后来又当兵，现在转业到公路局工作的中年人。他大约很勤奋，半生中一路走来，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赞美写下来，天长日久，将发表过的作品搜集起来，便整理成这么一本书。出版界的行话把这叫“结集”。

作者的老家是西乡。西乡那地方我去过多次，今年清明茶叶节还去过。那里有一条有名的河流，叫牧马河，自秦岭山中跌宕流出，在一个叫子午镇的地方注入汉江。在接待我的午子山的茶园里，老板说，要在山顶给我建一个工作室，一块大石头放在工作室门口，石头上刻上“倦鸟归巢”几个字。而负责接待的那位姑娘对我说：“你不来，我不老！”这话虽然是笑谈，但是叫人听了，感到乡情般的温暖。

这位写作者从大山走出，一路走来，充满着对家乡的热爱，对亲人们的热爱，这在我阅读这本书时，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三叔的感情，他对三姨的感情，字里行间我们都能看到。当我们走出家门，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这个世界游历的时候，我们给心灵的一角，安放故乡的牌位，在那里收容下我们疲惫的叹息和痛苦的哭泣。

作者当过兵，应当是提干了的吧，因为书中谈到他带着家属。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来他转业了，开始在西安的公路系统工作。散文集的名字叫《山里山外》，大约就是说，作者的人生历程，一部分在山的里边，一部分在山的外边。那山就是我们的秦岭山。

秦岭是一条伟大的山脉，秦岭的最高峰叫太白山。太白山顶有两股水，一股向山南流，流入汉中盆地，这水叫褒水；一股向山北流，

流入关中平原，这水叫斜水。人们顺这两股水修成栈道通行，这道路就是有名的“褒斜道”。

我细细阅读了这本书，然后写下因阅读而产生的一些联想。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单位，每一处地域，都有这么几个文化人存在，他们自己不知道，其实，他们是有来历的人。中华五千年文明薪火相传，他们就是传递者。他们是来自星星的你，是仰望星空的人，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有一句著名台词，说：“我们是昨日的牛仔，过时的品种，偶尔流落到地球上的外星人！”这话，是那些身上有着艺术细胞，整天沉湎于梦想的人们的一个内心独白。

所以我们自寻烦恼，一生都把自己绑架到文学这辆充满希望又充满失望的战车上，而须臾不能自拔。

在西安这个初冬的早晨，零星的雪花飘着，大地一片静谧。我坐在“高看一眼”工作室，为这位业余作家的一本书，写下上面的文字。我真诚地祝愿这本书的出版。它是作者的多年心血的结晶，一个坚守者的梦魇之旅，它有理由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敬。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既然来到这世上了，那就有叫的权利！”记得我在好多年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鲜花开放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话题。”

是为序。

2015年11月22日西安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山 里 山 外

秋雨的思念·····	03
牛背上的阳光·····	06
三叔的石头梦·····	08
农家烟火·····	10
三姨出嫁·····	12
乡音难改·····	14
老街若梦·····	17
小人书时代·····	21
樱花开了·····	24
赶电影·····	27
祭灶神·····	30
老家的路·····	33
遥远的淡绿·····	36
路的渴望·····	39
暖心·····	42
秋实·白果树·····	45
情醉午子山·····	48
茶香（一）·····	51
茶香之（二）·····	54

目 录

CONTENTS

时光背影

求佛·····	59
走进乡镇那条路·····	66
剪头·····	69
山路弯弯·····	71
山缘·····	76
车痕·····	79
九龙湖纪事·····	82
鸣雁·····	84
难兄难弟·····	87
纽扣风波·····	91
因为孩子的困惑·····	94
时光里的背影·····	96
与难同行·····	99
灞桥往事·····	102
微信里的瀑布·····	106
走近莫高窟·····	109

似水年华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117
第一次的感觉·····	120
老营房的事儿·····	124
那年有“鱼”·····	127
嫂子来了·····	130
那片白杨林·····	133
有种感觉叫不紧张·····	136
最后一支烟·····	139
远走戈壁看沙湖·····	142
戈壁深处·····	145
重回老营房·····	148
一首老歌一句话·····	150
曾经被放弃的坚持·····	152
为“水”流泪·····	155
星城梅雨·····	158
又是一年中秋时·····	161

目 录

CONTENTS

忆军训·····	164
离别的车站·····	167
节日里的感动·····	170
缘起西三线·····	172
城河往事·····	175
伤离别·····	178
梦想平遥·····	180

后 记

最后一次选择·····	185
-------------	-----

山里山外



秋雨的思念

在外这些年，很少仔细体味老家的雨季。不想这次再回陕南，秋天的绵绵细雨悄然来临，行车走过秦岭山顶的分水岭，似乎感觉它是在有意横断南北，才有了都市的雾霾陕南的雨。

记得在浓浓的雨季里，我们坐在课桌前听老师谈古论今。

去学校的那条道路，曾经走过万千次。而今河道两岸的绿色已遮挡住了全部的石砌河岸，边上的杂草更是郁郁葱葱。走在河岸的水泥路上，难以找回那时的沙石便道。那时听着雨打路面的噼啪声，看着雨丝飘下的水雾，闻着那略带潮腥湿润的秋雨，陡然间让人有种难分难解的情怀。

雨一滴一滴，淋湿了脸颊，伞上的一缕缕水痕画出老家乡村气息的朦胧。外婆家院子里的白果树，叶子落满雨地，但留存于记忆中的杏黄永不改变。

雨中的村落，房屋半隐半显。黑瓦白墙木门映在绿海雨雾中。田间地头秋收的人们都被雨统统赶回了房间，使得原本寂寥的村镇更加寂静，半掩的门扇里飘出一阵阵欢笑。河岸的水泥路上，偶尔看到一两两位穿着雨衣骑着电动车快速行驶的人，宽大的雨衣将骑车人裹住。也有打伞慢慢前行的乡亲，或是散步，或是享受雨的滋润。三岔河桥头，新建的一幢三间三层小楼便是舅家，屋前的水泥场院里，搭接一

间钢架车棚。棚下，摆着几张长条桌和一些小板凳。炉子上的铁锅弥漫着辣椒炖鸡的清香。舅妈知道我回来了，已经做好了我最爱吃的农家菜。

雨走过山峦，山便迷蒙起来，烟雾锁绕。重重浓雾中，河道里的水哗哗地跳跃着，就连乡间的水泥路上也是一层薄薄的雨水，顺着蜿蜒的小路奔流而下。一位赶着黄牛的人缓缓走来，黄牛低着头迈着四蹄，缓缓地走着。戴着一顶草帽穿着雨鞋的男人，牵着牛缰绳跟着走在黄牛的身后，虽然他的胸前和腿部都已经被细雨打湿了，但他们仍然走得从容。

雨走田间，田间的一切都变得湿漉漉的。已经收割过油菜的田地一片空荡。随着地形而走的梯田弯弯斜斜，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很不规则，但这并不影响里面的谷物生长。农夫在雨中忙碌着。细雨阻挡不了他的耕作，也阻挡不了他的追求，为了自己心中的希望和幸福，他在雨中耕耘着自己的未来。

雨走陕南，带走了一丝倦怠和满身灰尘，带来了一片绿意和欣欣向荣。行走在细雨中，我的思绪也跟着这细雨，天马行空，密密斜斜，任意飘摇在这山岭间，摇响季节的风铃。

回家的路上，走过中学门口，大门上的五星依然闪亮。我的思绪随着校门闪进教室。

上中学时，学校没有围墙，但家湾的赵婶总是提着两篮子馍馍从学校里走过来，远远地便喊：“泡巴馍，热的！”下课若碰见她经过这里，便有不少同学去抢购，虽然不贵，但在那时能掏钱买东西吃的在我们眼里算有钱人。

也是一个大雨天，我在语文课堂上调皮捣蛋被老师罚站在后门外。瓢泼的雨打在屋檐下的水沟，溅湿了我的裤腿，我无助地等候下一节课的到来。突然，有人在边上拉我了一下，一回头，看见赵婶悄

悄站在我身后，她摸了摸我已经肿起来的脸，说，认得你，白果树底下的吧，你外婆我叫姑呢！娃，要听话，好好学，别淘，出息点啊。她掀开左手提的竹篮里的白纱布帘子，拣出个泡巴馍塞到我手上，轻轻踮着脚步往街道去了。看着走远的赵婶的背影，我突然泪流满面，要不是教室里在上课，我一定会号啕大哭。五分钱的泡巴馍一直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下课后，班长和几个同学把我拉进了教室，而我一直沉浸在站在教室外的那情节里。

回到雨中的家里，站在小妹家二楼的露台之上，透过蒙蒙雨色静看牧马河，碧绿的水面掀起一圈一圈涟漪。对岸的座座农家小楼在雨中亦显得扑朔迷离，东边的牧马河桥置于山与水中，像画中之景，已非实桥。远处的山似乎在雾中飘动，恍惚间觉得置身江南之乡，此时方觉得被人称为“小江南”确然如此。

听着淅沥的小雨敲打车窗的声音，回味离别近三十年的感觉，真还有些情难自禁。傻呆一程，听雨、看雨，任由一缕缕的雨丝化作惆怅带我飘向远方。

牛背上的阳光

又是一年暑假，看着人们忙于安排孩子的行程，回想我们的暑假，虽不能和现在相比，却有另一番感受。暑假的我们不用补课，没有外出游玩的条件，更没有旅游这个概念，所以那种解脱已经是比较奢侈的享受了。没有老师的古板和严厉，也没有了成堆重复的作业，我们如释重负般地回到各自的村镇院落，此时的感觉，不亚于过年了。

这段时日，放牛便成了我们假期重要的家庭作业。每每看着河两岸的伙伴们潇洒自如地骑在牛背上，悠闲自得、随心所欲地哼着小曲儿，便羡慕不已。想骑又怕摔，只好央求几位年长的堂舅，他们便不厌其烦地教着我，骑牛漫步摇晃着走过童年。

儿时的我们也很难聚在一起，偶尔看着牛为了争食一两窝好草或者为了另一头母牛打架什么的，有时争斗得厉害了，怕牛受伤，赶紧跑去连打带喝斥，把牛打开拉走。

牛安静了，我们便给自己找着事儿干，有时凑一起打双升级或者翻七什么的扑克，玩够了，临回家时，捎带着割点牛草架在牛脖子上，或者拾点柴火什么的挑着回去。

就这样把一天天时光洒在了山坡上，日子久了，我也体会到独自放牛的乐趣。蒙蒙的天空下，细雨如丝，云低低地压在山头，绕在山腰，牛和伙伴们影在其中，风轻轻地扯着云，缓缓地飘山跨谷，说不